

—巴黎文丛—
阎纯德 主编

花都
调色板

绿骑士
著

Paris aux mille couleurs

大家

—
巴黎文丛
—

—
阎纯德 主编
—

花都调色板

Paris aux mille couleurs

绿骑士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都调色板/绿骑士著. —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4. 1

(巴黎文丛/阎纯德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5929 - 1

I. ①花… II. ①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7144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牛志远 张涛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



生命是一个不断
疗治创伤的过程。时
间这透明的秃鹰，啄
食人间幸福的遗尸作
饲料而翱翔，没人有
本领跟它讨价还价。
在这崎岖的长途上，
我无能力作出经世大
业，只是谦卑地紧握
手上那根微小的勇气
之烛，好好地走下去，
更希望能够沿途与人
分享一些光亮。

——绿骑士



法兰西的诱惑

——序“巴黎文丛”

对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法兰西的诱惑堪称世界第一。在文化人的眼里,其诱惑除了历史上那位多次击败反法联盟和镇压反动势力并捍卫了法国大革命、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官、颁布《法国民法典》、奠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拿破仑,以及领导法国人民抗击德国侵略、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和“戴高乐主义”的戴高乐,法兰西的魅力更在于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编织的由“陈年旧事”组成的灿烂的文化风景。

中法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艺复兴中后期,欧洲视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好感,遂兴起“中国热”。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互示理解与友情之后,汉学作为文化形态开始影响西方文化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同时,法国在历史、文学、艺术与科学诸多领域,也成为中国人最为追慕的国度。

“巴黎文丛”诞生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是有意而为,也是无意巧合。1993 年我开始在学海“游泳”,当游到蓝色海岸时,惊异地发现法国汉学的风光特别璀璨,遂勾起我对当年在法国执教时许多往事的回忆。20 年来,我一直想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将历史上那些中国学者和作家借助文学所再现的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风情的著作钩沉出来,一展密切的中法文化关系。我想到陈季同及其之后的敬隐渔、曾钟鸣、盛成、梁宗岱、袁昌英、陈学昭、冯沅君、陆侃如、苏雪林、戴望舒、闻家驷、傅雷、郭麟阁、齐香、罗大冈、李治华、张若名、王道乾等,也想到活跃于法国文坛的程抱一、张宁静、卢岚、桔子、萧良、黄育顺、吕大明、蓬草、绿骑士、黄晓敏、山飒、戴思杰等作家,还有著名学者柳鸣九、郑克鲁、沈大力、董纯、李

玉民、袁树仁、钱林森、孟华、郭宏安、余中先、金丝燕等。他们大多两栖于文化与文学之间，都在为两国的文化精神“立传”，是一直忙碌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可敬的架桥人和摆渡者。

2013年我到巴黎闲居，在筹划“法国汉学研究专辑”之《汉学研究》时，这个孕育已久的想法又活跃起来，于是诞生了编辑出版“巴黎文丛”这个创意。在熙熙攘攘来往于北京与巴黎之间的学者和作家中，不少人都是一流的法国文学翻译大家和作家，他们的辛勤耕耘，使中法文化长河两岸的景观日益赏心悦目。

“巴黎文丛”很像一次关于法兰西的文学笔会。与会者所带来的作品分别是柳鸣九的《塞纳河之灵》、沈大力的《法兰西风云录》、董纯的《巴黎镜花缘》、李玉民的《法兰西之吻》、白乐桑的《我的“七〇”印迹》、郑园园的《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吕大明的《生命的衣裳》、蓬草的《七色鸟》、绿骑士的《花都调色板》、黄晓敏的《波光掠影法兰西》、岑咏芳等的《巴黎意，故乡情》和阎纯德的《在巴黎的天空下》。这些作者基本都通晓中法两种语言，深谙中法两种文化，多是神奇的“画师”，他们自拟文题，用其或朴实或高雅的笔墨，从不同的视角，既形似又神似地描绘了他们所认识的法兰西精魂。

“巴黎文丛”中只有《我的“七〇”印迹》的作者是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写自己留学中国的生活，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被前任法国驻中国大使苏和先生称为是具有开拓性的好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美和源远流长。在书中，作者“既用一种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同样也用一种亚洲的目光看西方……这正是一种相邀，彼此要加深理解，进一步考虑究竟是什么拉近我们，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彼此同样吸引，相互默契，往往共谋大事”。

读“巴黎文丛”很像乘坐旅游车观光，既可在时光隧道里读历史，又可在纷纭社会中看现实。总之，“巴黎文丛”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了法兰西的魅力与诱惑，同时也是对法兰西精神的记录与诠释。

阎纯德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序言：法国与我

初来巴黎时，计划在美术学院念三年，岂料后来一留便三四十年，比我在香港居住的时间还长了。

巴黎是块魔术师的调色板，采一截成功的耀红、半片失意的冷蓝、几滴梦想的金黄，三种原色，加上巫婆的黑袍、和平鸽的白羽，便调出个彩虹大漩涡来了。这个法文称作“光之城”的大都会，吸引了无数寻梦人。它欢迎最不羁的梦想，却不会作出任何诺言。不知多少人乘着它缤纷的色彩而飞翔，亦有无数沉陷无踪，更多的是过着平凡的日子。

这数十年来，我都是尝试在东方与西方、绘画与写作的八阵图之中走出一条路来，却越来越体会到，人际间虽有极大表面的差异，人性却基本上很相近，世界各地都一样。

我小小的调色板上，杂乱的颜料间混着多年前写的一首小诗，与画配合：

城市的灰色合奏中

荡漾着色彩

绿是当木回忆起树林的时候

蓝是当水回忆起海洋的时候

红是疤痕回忆起创伤的时候

金黄是有手让你牵着的时候

原来在大千世界之中，人间温情最重要，是生命长河上的帆船。

本书分三卷。卷一是通过自己30多年居住法国的切身体会，反映出



两种文化交汇下的矛盾与和谐。卷二是法国风情中国意,随笔记下对此地一些活动和习俗的反应,及勾画一些华侨的生活态度与状况。卷三则是一些报道与简介,在这丰盛的文化万花筒中捕下一鳞半爪。有些作品写于三四十年前,部分则是最近执笔。从中亦可看到数十年间这个社会的变化。

目 录

001·····序言:法国与我

巴黎四十年

- 002·····美术学院速写
005·····工作
012·····一年来——河边
016·····衣车
024·····叉烧包
026·····小歌·小诗
028·····树上的灯串
030·····那一站
032·····七彩喷水池
034·····花都一日
040·····吃的幸福
043·····雪
047·····薄饼店
049·····团圆
050·····金蜈蚣

- 052·····深情的猛兽
054·····寻寻觅觅
057·····写在塞纳河源
059·····童话薄扶林
063·····物也情深
064·····十七岁
066·····“和番”20年
069·····地雷阵上的彩虹

法国风情曲

- 075·····古琴旅程
077·····水晶杯
079·····裸体
081·····迫迫卜卜
083·····千古有情人
084·····木乃伊
086·····小王子下凡
088·····乔治的神茶
089·····圆树
091·····巴黎乞丐
094·····情人节和嘉年华
096·····也是“名牌”
098·····菊花时节
100·····灯饰灿烂的时候
102·····梅花 104
104·····断臂的观音
105·····水与桥
107·····颜料店
108·····恶作剧的魔镜
110·····初夏夜之梦

112·····这位少女

塞纳文化宴

- 115·····法国华人一百年
121·····两张画像 零芝灵沙
126·····法国邮票中的缥缈天地
128·····诺曼底“最长的一天”
132·····神话的延续——莎士比亚书店
137·····风龙飞走了
139·····功效艺术
141·····快乐录
143·····萨特的情信
145·····浪子诗人——兰波
148·····罗浮宫 200 岁
152·····蓝莲花
154·····衰婆
156·····首位被迎进先贤祠的女性
158·····作者与译者
159·····天堂儿女
161·····大鼻子情痴
163·····朗特城的阿杰仔
165·····物料的语言
166·····人间钓影者——杜安卢
168·····绘画与舞蹈
170·····春夏与诗
173·····四季文化宴
176·····流动的庆节
178·····科技打不通孤独的死穴

A decorative oval frame with ornate scrollwork and floral patterns, centered on the page. The frame is composed of multiple layers, with the innermost being a simple oval and the outermost being a complex, multi-layered border.

巴黎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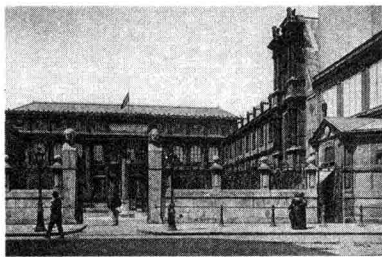
美术学院速写

在一条画廊与书店林立的小街道里,斜对着隔河典丽的罗浮宫,伏着古老的美术学院。

第一次踏步进来的人定会被它的脏破残旧吓了一跳。什么!这便是巴黎国立美术学院?高墙被年代久远的灰尘染成黑黢黢的,墙的低处涂满标语,层叠贴满的海报被撕得像剥落的癞皮,又恍如墙上长出来的奇怪青苔。铺石的院子地面凹凸不平,像经过地震而起了波动一样。这儿长期堆着些沙石,没有人知道究竟一天到晚进行着什么工程,总之,从不见学校有什么地方现代化了起来。院子里横七竖八地停着些汽车。一进来只觉得杂乱得不成形状。沿墙立着一列列雕像,像无视一切地保持着它们优美的姿势。可是,大部分都断臂崩鼻,也有人在裸体的女神身上涂了件红红的比基尼泳衣……走廊里,其他的院子、大堂里,立满着学生们的雕塑习作。忽碰到向天呼唤的人形,忽遇到彩色碎碎的镶嵌画……都像年轻而热情的面孔。其间竟有人踢足球,有人独自坐着打鼓。忽又见一堆人围在大树下笑嚷着仰望,原来有一个人爬了上去,要把一只顽皮的猫儿引下来……学生们都穿得很随便,又很波希米亚,大致都不爱浓色,而往往带着一种微灰的色调。学校的形状便吊儿郎当得像学生们。

入了学便选间画室去报名,又挟着几张画去找个油画室收了我。有了学生证,逛国立画廊都是免费的。这儿完全讲风气自由,学校供给设备,但学不

学全是你自己的事。我常在上午到素描室去。画室可容得下数十人,很高。一排排半月形的长条椅从高至低地半围着一个小木台,模特儿或立或躺在上面。每天从早到晚开放,各画室的学生都可自由进出。常见到发上、眉上仍撒着石



膏粉的同学刚从雕刻室过来,从版画室来的指甲缝间仍染着擦不掉的油墨。速写、素描,用炭、用墨,任由你选择。老师随意走动看学生的进展,有时指点一下,有时就在一旁,待人有问题去问他。



巴黎的冬天长而阴寒,拥挤的素描室被人气暖得像蒙着层薄烟。从高长的大窗透进来的光线弱淡无力,使整个室内的调子常漫着一片灰与木色。大家都专心画着的时候,模特儿仿佛已不是人,只成为形状与线条了。只听到笔在纸上划过的极轻微的窸窣声,像小甲虫在树丛中走动。每一下轻微的声响都像是要说一些话。有时我停下来,端看四周的人们。我爱看活的画面。这些年轻的脸孔都专注在眼前的白纸上,那是一个空白的新世界,由自己的笔闯进去作新发现。也许只是很微不足道的试步,但对于尝试者,每一步进展或失败都是重要的啊!

有个下午,室内挤暖挤得使人慵懒。忽有人轻轻地吹起一首曲调来。爽盈愉快的口哨声,像忽然飞进来一只小鸟般,好熟悉!对了,“美丽紫罗兰,春天才开花……”圆润清越地在这室内回旋,打破了慵闷,而不破坏宁静。转头找音乐的来源,是个黑发大胡子的西班牙学生,不知为了什么,欢快地忘我地一面画,一面吹着口哨。不知从哪儿跑来了一只胖花猫,轻手蹑足地跳上了台,熟络地倚着模特儿坐下了。室里起了一阵微波似的笑声。“啦啦啦,春天才开花……”这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将来不知会开出怎样的花?

第二年多是去图书馆和听课。据学雕塑、版画等的同学说,各画室的设备及材料供应还不错,但我所见到的讲室设备的差劲是使人失笑的。近代美术史的课在一个很高的大堂举行,空洞而阴沉,像个破修道院改成的临时伤兵医院。天花板和墙壁高处满是巨大的临摹名画,古代人物衣裾飘飘地蒙在尘埃里。上课时间常常改了也没人通知,扑了个空的学生毫不诧异地耸耸肩。

遇到黄道吉日,懒散得像块猪油糕的讲师准时出现了。虽有扩音器,但这讲堂定是在“音响效果”这个名词仍未问世之前建成的,声音在宽大的讲室里很空散,坐在一侧的人听得耳朵都多了几条皱纹。胖讲师搔着秃亮的脑袋,拉拉扯扯地说着:“凡·高——的——画——多——热——情——啊——”你肯定会知道,若凡·高忽然复活出现在他面前,也不一定会令他有多点儿劲。最要命的是那扩音器,一会儿像头饿虎似的呼呼作响,一会儿像只搔不着痒的猴

子般吱吱怪叫,使人头都疼了。终于改去了一个较“现代化”的教室里上课,听得比较清楚了。他仍是软在椅子上,气若游丝地说着:“现代艺术啊——”那么唉声叹气的,使人看着便替他难过。也无法想象:他必曾有过一段日子,热爱着某些东西,才走到这条路上来。难道是患了失忆症?也许这便是“麻木”的活形象了。忽使人心中一惊!

相反,古代美术史的讲师虽然满头灰白,却活跃得像只老猴精。“看,这样仰着的头,多宏丽,多高贵!……”他越说越兴奋,差点儿要嚷起来。幻灯片上的古希腊人像默默地消失,但古远的兴味使人深深记着。老师的感染力无疑很重要。

课余跟一群吊儿郎当的同学泡咖啡店,没头没脑地扯个天南地北。有个女同学自觉丽质天生不应自弃,有一天忽然脱光衣服当模特儿请同学们画她;有个男同学也脱得一丝不挂,是为了作弄警察,在校门前出现,警察一走近他又跳进校门后。警察拿他没法,不过也懒得理了。顽皮古怪事儿层出不穷。这儿的厕所更是使人头痛,不分男女界自是不在话下,满壁涂鸦都是粗言秽语和色情漫画;没有一扇门的锁不是坏了的,亦没有一扇门上不被穿了几个洞。我从文雅整洁的港大来到这儿,无疑会目瞪口呆。但喜爱那自由开放的气氛,对创作精神起着间接的刺激,这些小事也唯有一笑置之了。

我最喜爱的是图书馆。从一道黑沉沉的宽大石阶走上一楼,推开门,定以为是通到另一所学校去了。这儿不但毫不破烂,反是古色古香,典雅洁丽。深棕暗亮的木书架、长桌子,显得庄重。沿墙立着乳白色的雕像,似是守护着这一册册录下的记忆。以木镶成图案的天花板上,金漆着一些大画家的名字,大吊灯凝重地微闪着。踏着厚厚的地毯走,木板地仍很轻地“咯吱”响。图书馆不很大,藏书却很丰富。画家、画派、时代、国家……都分得井井有条。多少个下午,便在那儿,翻看自己喜爱的画册,做一叠叠的笔记,直到关门的时候。

冬日的黄昏黑得很早,人出来时往往被灰扑扑的冷风扯着。旁边那条街道,有块专让美术学院学生展出作品的场地。附近满是大小画廊,常去溜达一会儿。有时去河边等公共汽车。在风中拉紧围巾,看罗浮宫岸然立着。虽然就在对岸,可是很远很远呢!

工 作

我在经济困难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但当学生时课余的兼职,都只是替人补习、画连环图、为儿童刊物出版社供稿等。毕业后当翻译、编辑和教师,亦没有真正接触过社会的不同层面。离家后才经历到当穷留学生的滋味。

那么渴望认识广大的世界。选择这城市,因她怀有丰富的艺术财产。是啊,典雅宏丽的名胜,如诗的河边,真令人迷恋。但生活可一点儿也不轻松。

为了生活,便得工作。受了工作证、语言等限制,根本没法选择。

初到巴黎不久,便从法文学校的报告板上找来一份工作:每星期六天,中午到一位白狄夏太太家中,预备午饭与两个孩子一起吃。是在一座新式大厦的17楼。每次她来开门时都是穿着洁淡色素的运动衣裤,因很贴身,她修瘦但挺健的身子显得很轻盈,微微苍白的脸上蕴着蔼亮的笑,令人不会意识到她已在青春刚溜掉了的中年。但有点儿隐隐的抑郁,使她的微笑像带沙的和风。一道了早安,她便转身飘进一扇门后。偌大的房子有一半安排了作运动室,她是运动医疗师(亦有称作物理治疗师的)。

她从不过问你怎样办,总之午间两个孩子回来有东西吃便可以。十一二岁的两兄妹,都不必怎样照顾的。但我那时连水煮蛋也不大懂得弄,手忙脚乱地,饭煮焦了便拼命下水;煎鱼时,老是外面煎焦了里面仍生得透明。看那两个孩子什么都乖乖地照样吞下,真令我有些过意不去。饭后他们又去上学,我把碗碟放进了洗碗机后,往往白太太刚送走了一些病人,趁下一个未来时进厨房匆匆吃片火腿、喝点儿东西,笑盈盈地跟我闲谈。常问我在这儿生活可好,要我多吃东西,说她在英国念书时也干过类似的工作;不时要请我看话剧或周末到郊外玩,又爱和蔼地开玩笑。可是,眉端总有点儿戚然。

有一天,她在厨房的小桌前,吃着冰冷的青瓜沙拉。忽然告诉我,她丈夫